

駐外「軍團」健筆實錄反法西斯戰爭 無懼槍林彈雨 傳遞抗戰精神

國際風雲

「舊恥已瀕雪，中國應新生。」77年前，記錄美艦「密蘇里號」上日本投降儀式的大公報記者朱啟平經典名篇《落日》，讓多少中國人熱淚盈眶又百感交集。開創了中國駐外記者先河的大公報，抗戰期間締造了一支星光熠熠的「駐外軍團」：太平洋戰場上的朱啟平、歐洲戰場的蕭乾、東南亞戰場的黎秀石、緬北戰場的呂德潤……他們赴海外採訪二戰，一路觀察，一路思考，忠實記錄了那個慷慨悲歌的大時代，發回一篇篇深具史料價值的經典報道，構成《大公報》抗戰報國史上最閃亮的篇章。這些報道在中國新聞史上留下的濃墨重彩的一筆，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鬥志，為中國的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，做出了獨特的貢獻。

大公報記者 鄭曼玲



▲1945年9月2日，在東京灣「密蘇里號」軍艦上舉行的日本向盟軍投降儀式，大公報記者朱啟平撰寫名篇《落日》。



▲1945年9月2日，日本代表在「密蘇里號」上簽署投降書。

▲大公報記者朱啟平。

原名朱祥麟的朱啟平祖籍浙江海鹽，1915年出生於上海，此後隨家庭輾轉於浙、滬、蘇三地，直到1933年考入燕京大學醫學系。抗戰爆發後，燕京大學內遷，朱啟平轉到重慶北碚的復旦大學新聞系學習。畢業後，朱啟平先後在重慶《新蜀報》及《國民公報》工作了兩年，隨後進入《大公報》擔任夜班編輯及外勤記者。太平洋戰爭爆發後，《大公報》派朱啟平到美國太平洋艦隊任隨軍記者。

1945年4月，朱啟平輾轉一萬四千英里，從重慶飛到關島，投入到危險而緊張的採訪工作中。僅僅在抵達關島的第一個月內，他就採寫了《萬里浮影——從加爾各答到關島》、《塞班行》、《漫談關島》、《硫磺地獄》等稿件。採訪中朱啟平有過多次出生入死的經歷。有一次，朱啟平坐吉普車到最前線去採訪。當時戰火瀰漫，敵方炮彈不斷打來，劃破上空，呼嘯着飛過來。朱啟平坐在司機座上，剛剛抬身離車，右腳剛落地，左腳還在車上，忽然聽見身後嘖嘖一聲，聞聲回頭，一塊捲曲的、比手掌稍長、寬度不規則的炮彈片，就插在座位上。朱啟平條件反射地伸手去拾，還十分燙手，想也不想，立刻下車。但在他的報道中，朱啟平絲毫不曾炫耀這些經歷。他唯一所做的，就是恪盡記者的職守，哪怕可能為此危及生命。

《落日》記錄中華民族雪恥時刻

最為人嘖嘖稱道的，必定是他見證了1945年日本在東京灣美艦「密蘇里號」上簽字投降儀式後所寫的《落日》。當時，艦上共有世界各國200多名記者，只有3位來自中國。朱啟平站在一座在20厘米口徑的機關槍上臨時搭起的木台上，距離簽字桌只有兩三丈遠。而他的同事、另一位《大公報》記者黎秀石，則站在第二層甲板，居高臨下正對着簽字台，正是拍照的絕佳角度。整個投降儀式歷時18分鐘，結束時正好是9點18分。朱啟平不禁「猛然一震，『九·一八！』」他想起日軍在中國犯下的罪行：1931年9月18日日寇製造瀋陽事件，隨即佔領東北；1933年又強迫與偽滿通車，從關外開往北平的列車，到站時間也正好是9點18分。「現在14年過去了，沒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竟然又在這個時刻，在東京灣簽字投降了」，他在文章中感慨，「天網恢恢，天理昭彰，其此之謂歟！」在場各國記者可謂高雲集，朱啟平的觀察角度卻獨樹一幟，發回的長篇通訊《落日》被公認為脫穎而出的「狀元之作」。後來他與老友陸鏗談及：「在密蘇里號軍艦上，有各國記者參加投降儀式。我想我必須以一個中國人的立場，中國人的感情來寫好這篇報道。」感人心者，莫先乎情。這篇文章無論從結構、主題還是標題、文字，都堪稱完美，字裏行間流露出濃烈的愛國之情和歷史責任感，打動了千千萬萬的中國人，也因此成為永垂史冊的經典，被許多記述抗日戰爭和「二戰」的書籍所轉載，還被當作新聞通訊的楷模收入大學新聞教材，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新聞人。

工作第一 生命第二

抗戰勝利後，朱啟平被派往美國任駐美特派員兼駐聯合國記者，新中國成立後，他曾報名赴朝採訪停戰談判。1978年，朱啟平調到香港《大公報》任編輯部副主任。隔年隨中國代表團訪問西歐四國，憑弔戴高樂墓，撰寫了《偉大的平凡》一文，文筆優美，意義深遠，一時廣為傳誦。1993年，朱啟平在美國家中病逝。「一筆在手，胸中要有億萬人民，萬不得已時，可以不寫，不能打誑。到戰場採訪，工作第一，生命第二。」朱啟平逝世前說過的這番話，既是他事業精神的概括，又彷彿他一生命運的識語。求真相，說真話，成就了他被稱為「狀元之作」的《落日》等不朽新聞作品，也印證了其作為《大公報》記者的「忘己之為大、無私之謂公」的人格和情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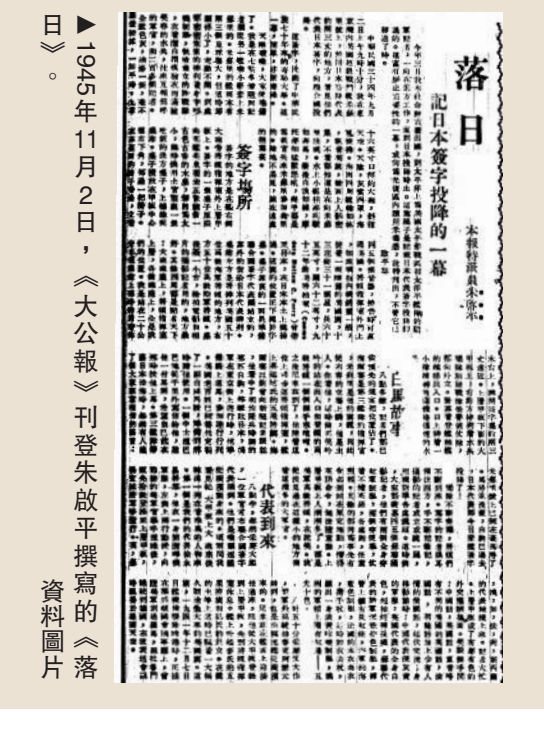
▲大公報記者黎秀石拍攝「密蘇里號」戰艦上日本投降簽字儀式。

《落日》振奮國人心

「全體簽字畢……看表是九點十八分。我猛然一震，『九·一八！』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製造瀋陽事件，隨即佔領東北；一九三三年又強迫我們和偽滿通車，從關外開往北平的列車，到站時間也正好是九點十八分。現在十四年過去了。沒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竟然又在這個時刻，在東京灣簽字投降了，天網恢恢，天理昭彰，其此之謂歟！」

「我聽見臨近甲板上一個不到二十歲滿臉孩子氣的水手，鄭重其事地對他的同伴說：『今天這一幕，我將來可以講給孫子孫女聽。』」

「這水兵的話是對的，我們將來也要講給子孫聽，代代相傳。可是，我們別忘了百萬將士流血成仁，千萬民衆流血犧牲，勝利雖最後到來，代價卻十分重大。我們的國勢猶弱，問題仍多，需要真正的民主團結，才能保持和發揚這個勝利成果。否則，我們將無面目對子孫後輩講述這一段光榮歷史了。舊恥已瀕雪，中國應新生。」



▲1945年11月2日，《大公報》刊登朱啟平撰寫的《落日》。

最早派往西歐戰場採訪的記者

蕭乾（見圖）的記者證上標註了一行字：此人如被俘，應按照國際聯盟規定，享受少校級待遇。他是二戰期間中國最早派往西歐採訪的戰地記者，見證了倫敦大轟炸、諾曼第登陸等重要歷史時刻。



1939年，蕭乾赴倫敦任教，1942年又進入英國劍橋大學英國文學系攻讀研究生。兩年後，他在《大公報》總經理胡政之的勸說下，放棄即將到手的劍橋學位，毅然擔任起《大公報》駐英特派員兼戰地隨軍記者，成為當時西歐戰場上唯一的中國記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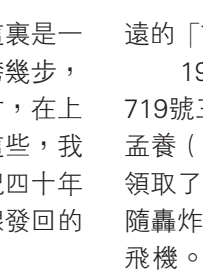
在戰火紛飛的歐洲，蕭乾寫下一批膾炙人口的通訊和特寫。他曾隨英軍幾次橫渡德

國潛艇出沒的英吉利海峽，到達美、法兩個佔領區的戰場，也曾隨美軍第七軍挺進萊茵，進入剛剛解放了的柏林。從蘇、美、英三國首腦討論戰後問題的波茨坦會議到紐倫堡審判納粹戰犯，再到聯合國成立大會都有生動的記錄。

在當時新聞界，蕭乾對二戰的採訪報道歷時最長、親歷的重要時刻最多、發回的報道最全面、反思也最為深刻。當年他從燕京大學英文系轉到新聞系時曾如此表白心聲，「如果我什麼也不曾找到，在這個大時代裏，我至少曾充當了一名消息傳遞者。」而從他發回的二戰報道來看，他的確無愧於「一個大時代中消息傳遞者」的使命。

緬北「前鋒」生死體驗

「我現在已置入野人山中了。這裏是一片原始森林，只要在公路旁邊多橫跨幾步，便可踏進一個從來沒有人走過的地方，在上面印上普通人的第一個足跡。想到這些，我心中充滿着興奮驕傲。」這是上世紀四十年代《大公報》記者呂德潤從緬北前線發回的第一篇報道。



出生於1918年的呂德潤祖籍河北晉縣，1940年在重慶讀大學就曾擔任《大公報》學校通訊員，1943年自復旦大學畢業，翌年成為《大公報》駐印度、緬甸特派戰地記者，隨中國駐印度軍在緬北戰場採訪報道。為獲取一線消息，他不滿足於一般的「隨軍」，而是不顧個人安危，經常主動要求坐上最前方的戰車，揮筆勢如破竹，被稱為永

遠的「前鋒」。1944年8月初，中國空軍713、715、719號三個分隊組成一個品字形，執行轟炸孟養（密支那）敵人大倉庫的任務。呂德潤領取了降落傘和盧比錢袋作為緊急備用，便隨轟炸機長陳雲高上了美軍機長霍奇斯正的飛機。「這是駝峰飛行中最值得紀念的一次」，呂德潤把這次生死體驗以《隨B-25轟炸機轟炸記——高聳在世界屋脊上的英雄篇章》發回陪都重慶，刊登在了1944年9月1日的《大公報》上。

呂德潤的眾多經典作品被廣為傳誦。1999年，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見到擔任國務院參事室副主任的呂老，還敬重地對這位老戰地記者說，「你曾經是我的偶像啊。」

拍攝日本投降見證歷史

「在這激動人心的時候，我突然發現一大片厚雲擋住了強光，光線柔和了許多。我這個角度正適合拍照。」黎秀石（見圖）趕緊端起相機，「咔嚓！」抓拍了1945年9月2日在「密蘇里號」日本簽字投降的照片，留下珍貴的歷史見證。



出生於1914年1月的黎秀石是廣東南海人，21歲那年考上燕京大學，一年後棄醫學科，轉到新聞學院，與蕭乾成了同學。畢業後，他先在香港加入了美國合眾社做記者，後返回內地進入《大公報》桂林版擔任編輯。1944年8月，廣西淪陷，桂林版停刊。次年1月，在重慶總館的總經理胡政之打電話來指示疏散，問他願不願意到緬甸當戰地記者，他甚至沒來得及跟妻子商量便一口答覆

說「我去。」在緬甸的幾個月裏，發回了一百多篇文章，其中很多是在密林或山洞中完成的獨家報道。

1945年9月2日，黎秀石親眼見證了歷史性的一刻：作為同盟國軍隊的一名軍事記者，他受邀登上美軍「密蘇里號」，參加報道由美軍麥克阿瑟上將主持的日本投降簽字儀式。黎秀石覺得，「憤怒的心臟似乎要跳出胸膛，我緊咬牙關控制住自己的激動，用相機記錄下這個瞬間，要讓中國人知道，這些曾經趾高氣揚的人也有今天！」

多年後，黎秀石由衷地說，親眼目睹「密蘇里號」上的那一幕，令他永誌難忘，也應該是他數十年記者生涯中最輝煌的一刻。